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八旗叢書



富察恩豐 輯
周斌 校點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八旗叢書
上

富察恩豐 輯

周斌 校點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為「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主持編纂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任：柳斌傑

副主任：紀寶成 陳祖武 黃蓉生

秘書長：黃書元 周安平 古風

顧問：白化文 安平秋 李致忠 何茲全 林甘泉 袁行霽 陳高華 馮其庸

傅璇琮 楊耐思 樓宇烈 魏同賢 饒宗頤（按姓氏筆劃排列）

編委：

卜憲群	王子今	王秋桂	王勇	王家興	王啓發	王寶平	尹在碩
古風	白永瑞	白撞雨	任超	江金輝	李民	李定凱	李遠毅
李富華	李憑	吳樹平	沈乃文	沈津	沈衛榮	范邦瑾	金慶浩
周心慧	周欣平	周斌	周興俊	波波娃	伊麗娜	費德羅夫娜	
居蜜	馬泰來	南權熙	段志洪	姚伯岳	真柳誠	夏露	徐維凡
翁連溪	孫家洲	孫欽善	陳士強	陳益源	陳慶浩	張玉範	張西平
張志清	黃仁生	黃樸民	黃燕生	喻遂生	楊成凱	楊恩芳	趙凱
蔣寅	鄭克孟	鄭金生	樓勁	黎小龍	潘少平	閻征	賴長揚
盧偉	嚴紹盪	(按姓氏筆劃排列)					

漢籍之路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序言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一條是漢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 (silkroad) 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的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究，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內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流的線路，也不完全相同，在歷史時間上也有較大的差異。所有這些，便是我們提出漢籍之路 (bookroad) 的原因。

漢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漢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著漢籍傳播的軌跡，尋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應該是當代學者和出版人的責任。這些年，有志於此的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學者就提出用書籍之路的概念，來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細想來，書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漢籍之路明確，探究的範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兩國之間，應該把漢籍之路作為打開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鑰

匙。

漢籍之路的概念發萌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工作。在海外漢籍的版本調查、珍稀文獻的收集整理過程中，我們逐漸認識到漢籍文獻流傳海外的一些特點。一般來說，漢字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結晶，浸潤了東亞與東南亞文化圈。在古代，漢籍的傳播是主動的、發散性的；傳播的途徑點面結合。在近代，漢籍的傳播是被動的、線性的，珍貴的文獻被不平等交易或戰爭掠奪到海外。毫無疑問，漢籍傳播的形式與道路，無法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重合，而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交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這樣，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研究中國文化傳播與交流新的理論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的道路，漢籍之路是一條文化的道路。區別這兩條道路，對於釐清我們概念的誤會，拓展研究的視野，將會有一定的意義。當然，這還有待於學術界的研究，有待於學者們的認同，有待於我們更多的共識。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是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寫入《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綱要》之中。域外漢籍珍本是指國外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個人收藏的、國內不見或少見的漢文古籍文獻，內容有三：其一指我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如和刻本、高麗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採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這些文獻內容豐富，涉及中國經學、史學、佛學、道學、民間宗教、通關檔案、傳記、文學、政制、雜記等各個方面，彌足珍貴，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料，是研究中外交文化交流的核心資料，同時是研究歷史上東亞漢語言文化圈的基本資料，是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對「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

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性。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政府與民間有多個斥重金回購流失文物的舉措，但是對佚散海外的漢文古籍的回購、複製、整理工作重視並不夠。域外漢籍珍本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計劃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計八百本，囊括兩千餘種珍稀典籍，應該是當代中國最輝煌的出版工程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流失國外珍稀文獻的搜尋整理，不是一項簡單的文化活動，更主要的目的是通過這項活動，妥善保存中華文化遺產，豐富中華文化內涵，熔鑄中華文化精神，從而強化中華民族的尊嚴，提升國家的形象。同時，佚散在海外的漢籍文獻，由於各個國家重視程度的不同、保護手段的差異，文獻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儘快地刊印無法再生的域外漢籍珍本，應該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與許許多多國家互結友好，以漢字為特質的中華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國文化學術界的重視，整理域外漢籍不僅是國內學者的呼籲，也是國外學者的倡議。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我們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在學界鼎力襄助下，編纂出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以留下前人超越時空的智慧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諱言，《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也將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積累豐富的學術資料，給漢籍之路的理論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內涵，流失在海外的漢文古籍便是「漢籍之路」閃亮的標識。我國的出版工作者應該弘揚漢籍之路理論，推動漢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華文化的價值進一步得到世界的認同。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資料搜集與編纂已進行多年，版本調查、編目、複製、出版等各項工作進展

有序。作為成果的《文庫》將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自今年始，本叢書將陸續與學者、讀者見面，特應編者與出版者之邀而為序，茲綴數語，以表心志。

戊子仲秋

柳詒

前言

《八旗叢書》，富察恩豐輯，鈔本，是專收旗人（含滿洲、蒙古、漢軍）著作的綜合性叢書，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世間唯此一本。哈佛燕京圖書館曾將此書拍成清晰照片公佈，本書即據此照片點校。

全書綫裝二十八冊；無版框版心，亦無界行；半葉九行，大字行二十到二十二字不等，小字雙行，行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鈐有「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燕京大學圖書館珍藏」、「富察恩豐席臣藏書印」等印章。

一、富察恩豐及《八旗叢書》編纂考略

恩豐，氏富察，字席臣，其生卒年不可考，大抵生活於清末民初，與本叢書所收《大愚堂詩集》的作者震鈞是同年。

震鈞（一八五七—一九二〇），瓜爾佳氏，字在廷，漢名唐晏，字元素，自號涉江道人，《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有略傳。震鈞現存著作十餘種，其中重要的有以下數種：《渤海國志》、《天咫偶聞》、《國朝書人輯略》、《庚子西行紀事》、《兩漢三國學案》。

《大愚堂詩集》中收有《禮闈口占贈恩席臣》一詩，又有《恩席臣同年書來，詢及歸期，時正與友人約明春遊西洞庭，兼泛太湖，覽金庭玉柱之勝，口占答之》一詩。據此，富察恩豐與震鈞為同年。查震鈞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光緒十五年）舉人，則恩豐亦當是此年中舉。震鈞生活於清末民初（一八五七—一九二〇），其詩既稱恩豐席臣為其同年，在一般情況下，二人年齡相差應不會太懸殊，故推測恩豐大抵亦生活於清末民初。

本叢書的編纂應始於清末，證據如下。本叢書收有《羞園詩草、詩餘》，其作者續廉亦是恩豐的知己。《詩草》中收有《偕席臣員外、省吾侍郎小飲》一詩，作者自注曰：「時席臣廣求鄉賢遺集。」「廣求鄉賢遺集」應即是為編纂《八旗叢書》作準備，而此時席臣官居員外郎，則其時尚在清代。

本叢書的成書是在清末還是民初，亦無確切記載，只能通過一些間接的途徑進行推測。恩豐在《八旗叢書序》中言及他編輯此書，「亦猶《畿輔》《湖北》諸叢書志也」。《畿輔叢書》成書先於《湖北叢書》，而後者刊於光緒辛卯（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則《八旗叢書》當在一八九一年以後編成。《八旗叢書序》又言及《白山詞介》一書，而此書首刊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則《八旗叢書》又當在一九一〇年以後方成書。《八旗叢書序》首言「有清一代」，稱「有清一代」，而不稱皇清、大清、本朝、我朝、昭代、國朝、熙朝，顯係視清為前朝，則《八旗叢書》之成書作序之日，已入民國無疑。

據恩豐《八旗叢書序》，他訪求八旗遺書，「諮詢乎父老，徵索乎都市，更閱寒暑，計所得詩文集不下五六百家」。對於眾多的書籍，恩豐不可能將其盡數收入《八旗叢書》中。取哪些，捨哪些，對恩豐來說，頗費思量。《叢書》中現仍存留有恩豐取捨的痕跡，如《淶水亭雜識》一書後有一葉，僅鈔「重訂納蘭詞序」一行，但其後並無《納蘭詞》，這說明恩豐原擬將《納蘭詞》收入《叢書》之中，最終又捨去未收。

叢書所收各書的先後順序經過多次調整，關於此點，最明顯的證據有兩個：一是《序》後的《總目錄》之天頭，有三處用硃筆注明將某書調整至某書前或後；二是《詒晉齋隨筆》與《菊譜》二書，在同一叢書中竟然鈔錄了兩次。

恩豐在《序》中言及他編輯此叢書，係「手錄成帙」，而校點者發現，在此叢書鈔本中，至少有三個人的筆迹。其中的《序》和《總目錄》應是恩豐手筆，尤其是《總目錄》，經過多次調整，他人應無此項權力。三種筆迹之中，與《序》和《總目錄》筆迹相同者最多，所以整個叢書的大部分應可斷定為恩豐手錄成帙，其餘少部分應是恩豐請人鈔錄的。

全書雖是恩豐一人編輯，但是體例並不一致。如有的書有書名葉，有的書又沒有。各書序跋的位置也不統一，有的與正文接排，從而使序跋的部分內容與正文在同一個半葉上；另一些書的序跋又單獨置於正文之前後，不與正文接排。有的書各序跋題詞皆另起葉，而另一些書却是多個序跋連續，不另起葉，只在兩個序跋題詞之間空一行。

全書編成後，恩豐作過校勘，其證據是：於訛脫處，以硃筆作過批改，而批改的筆迹正與《八旗叢書序》

和《總目錄》的相同。但此項工作並未完成，因為有的脫文處，僅點以硃筆，並未補出所缺之字；另有一些書，雖訛脫較多，却完全看不到恩豐的批校痕迹。大概是這一工作並未完成，恩豐即已棄世。

清末民初，正是編輯刊刻叢書成風之時，而此叢書僅僅鈔錄，並未刊刻，大概是恩豐手頭拮据，無力刊刻之故。

按照叢書《總目錄》，共收書三十六種。其中《詒晉齋隨筆》與《詒晉齋題跋》在《總目錄》中分別占一行，則恩豐是將其視為兩種不同的書，而點校者曾查閱過道光刻本《詒晉齋集》，《隨筆》與《題跋》皆在其中，僅有格式和少量內容的不同，則恩豐所據以鈔錄者，或者並非《詒晉齋集》，而是其它單行本，故將《隨筆》與《題跋》視為兩種不同的書。《總目錄》中，《睫巢集》與《睫巢後集》在一行，則二者被恩豐視為一種書；《羞園詩草》與《羞園詩餘》在一行，則二者亦被恩豐視為一種書。又，《總目錄》中，《北海集》為一行，而無《北海續集》字樣，則可知恩豐又視此二者為一書。恩豐在《總目錄》天頭上又特別標注：「《蘿山集》至《謙益堂詩集》，均應列為《葇漪園》子目。」則《蘿山集》至《謙益堂詩集》凡七種，被恩豐視為《葇漪園懷舊集》一種書。因《葇漪園懷舊集》實收書七種，則叢書實際收書多達四十二種。

《八旗叢書》所收各書，按時期來區分，順治、康熙時期，僅有《北海集》、《北海續集》和《鮓話》，咸豐、同治、光緒間，有《竹牕筆記》、《從吾所好齋紀恩排律》、《文碩南先生奏議》、《緒餘集碎錦》、《使閩吟草》、《羞園詩草》、詩餘》、《大愚堂詩集》、《固山叢錄》，其餘皆為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時期之書。則恩豐收錄的重點顯然在雍乾嘉道時期。

全書按經史子集的先後順序排列，第一種《易圖解》為經部書；自第二種《古鏡約編》至《思舊錄》為史部書；自《年大將軍兵法》至《固山叢錄》為子部書；自《睫巢集》至末《集杜》為集部書。其中史子二部中的個別書，可能各人的看法不同，歸類有所區別。

恩豐對集部書的排列非常混亂：一是不按時代先後安排各書，如清初的《北海集、續集》，竟然排在清末之書《羞園詩草、詩餘》與《大愚堂詩集》之後；二是《白山詩介》與《葇漪園懷舊集》皆是總集，而雜廁於別集之中。凡此，皆可證恩豐不諳目錄之學。

集部之書始以李鏊《睫巢集》，終以李鏊《集杜》，則恩豐亦同《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二》）的編者一樣，視李鏊為八旗漢文學之冠。

綜觀全書，子集二部書較多，史部書較少，經部書最少，可知恩豐偏重於百氏、辭章之學。難怪震鈞《大愚堂詩集》在《禮闈口占贈恩席臣》一詩中，要以「致用還應飽經術，期君更向古人求」來勸勉恩豐了。

順便要提及的是，據恩豐《八旗叢書序》，他寓居於「都門竹竿巷」，則其編《八旗叢書》之地或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北京訥音富察氏增修支譜》稿本，記事至光緒十六年，或許此譜能夠解開富察恩豐身世之謎，惜校點者未能寓目。

二、所收各書之作者及內容與現存版本

據初步調查，叢書所收三十六種書中，共有七種國內已無傳本，它們是《古鏡約編》、《文淑南先生奏議》、《陶冶圖說》、《田盤挂月山莊三快堂帖釋文》、《清虛齋集》、《固山叢錄》、《大愚堂詩集》。其餘二十九種，國內雖有傳本，但大部分書存量較少。

以下擬對叢書所收各書之作者作概要介紹，對各書內容作簡略概括，並對有傳本之書的版本列舉其重要者（存量較少之書另注明館藏地）。

（一）《易圖解》，簡儀親王德沛注釋。有乾隆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據此本影印。係以《繫辭》為根基闡釋易圖之作。王字濟齋，初讓爵，入西山讀書。以果親王允禮薦，世宗召見，問所欲，對曰：「欲廁兩廡，分特豚之饋。」上大重之，授兵部侍郎。乾隆四年調閩浙總督，又調兩江總督。淮陽大水，治賑救恤，民雖遭奇災而不失所。神保住失爵，以王襲封簡親王。十七年薨，謚曰儀。除此書外，尚有《周易補注》十一卷、《鼇峰書院講學錄》一卷。《清史稿》卷二一五有傳。

（二）《古鏡約編》，蒙古和瑛撰。全叢書收滿洲八旗及漢軍八旗著作均較多，而蒙古八旗著作僅此一種，再加國內已無其它傳本，所以彌足珍貴。其書分儒宗、著述、源流三類，概要介紹經學、理學歷史。和瑛原名

和寧，字太庵，氏額爾德特，隸鑲黃旗。乾隆辛丑進士。五十一年，由戶部員外郎授安徽太平府知府。累官至西藏辦事大臣、烏魯木齊都統、盛京將軍、刑部尚書、軍機大臣。道光元年卒，謚簡勤。和瑛著有《經史彙參》上下編（疑《古鏡約編》另名）、《回疆通志》十二卷、《三州輯略》九卷、《藩疆覽要》十二卷、《西藏賦》、《續水經》、《孔子年譜》、《杜律》、《鐵圍筆錄》、《易簡齋詩鈔》四卷，另輯有《風雅正音》。《清史稿》卷三三三有傳。

(三)《文淑南先生奏議》，是滿洲文碩的章疏彙編。其中有《議籌北洋支港防務片》，謂「李鴻章於此毫無佈置，甚至有謂北洋一切防守兵器，僅可虛設壯觀，萬一烽火告警，緩急斷不足恃」，又謂李鴻章「頗不利於人口，士民交訐，甚至比之秦檜，斥為漢奸」。作者不幸而言中，甲午海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李鴻章遂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有《請鈐束合肥李氏家族片》，謂「各省不守禮法之紳士固多，而最著者莫如安徽合肥李氏，蓋指李瀚章、鴻章子弟羣從而言也。謂其居鄉事跡，則廣營田產，包攬墾荒，合肥一邑佔據大半，而俯視縣尊有同屬吏，主持詞訟，闖關鬧卡等事，無所不為」。另有一疏彈劾左宗棠因私廢公，故意積壓王夢熊核獎案，累年不結。文碩，字叔南，氏費莫。以主事考入同文館，累官至內閣學士，出為駐藏大臣。另有《駐藏牘奏函稿》。

(四)《旗軍志》，漢軍金德純撰，傳世版本較多，主要有《昭代叢書》本、《學海類編》本、《遼海叢書》本。是八旗制度創設、發展、完善歷程的簡明記錄。德純字素公，遼陽人，隸正紅旗。《清史稿》卷四八九及《顏李師承記》卷三有傳。

(五)《江源記》，主要有《昭代叢書》本，臺灣新文豐《叢書集成續編》據以影印。記進出西藏的各道路及山川，兼及民情風俗，滿洲吳麟撰。吳麟字子瑞，一字晚亭，別號黍谷山樵，氏吳查拉，隸鑲黃旗。康熙戊子舉人，官內閣中書舍人，乞休。乾隆丙辰薦舉鴻博，與修《明史》、《本紀》出其手；又為《明史綱目》纂修官，仍食中書俸。工山水，有《黍谷山房集》。《清史稿》卷四八五有傳。

(六)《鮚話》，漢軍佟世思撰。有康熙四十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以影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作者至廣東恩平看望作縣令的弟弟，結果看到的是一幅異常偏僻落後、荒涼凋敝的景象，作者稱恩

平為「非山非水、非人鬼之地」。世思字儼若，一字葭沚，又字退庵（一作「退之」），佟國正次子。先世居佟佳地方，省言以「佟」為氏，隸鑲藍旗（此據恩華《八旗藝文編目》、《清史稿》卷二五六《佟國正傳》作正黃旗）。康熙壬子，停八旗制科，以任子得官。丁卯，之官臨賀，尋調思恩縣。越年卒，年四十有二。另有《與梅堂集》。本叢書所收《思舊錄》中有其略傳。

（七）《番社采風圖考》，滿洲六十七著，有《藝海珠塵》本。是對臺灣土著的民俗風情及生產生活的詳細而生動的記錄。六十七字居魯，官給事中。另著有《臺陽雜詠》。

（八）《思舊錄》，漢軍靳治荆撰，有《昭代叢書》本。係作者交遊好友的簡略傳記彙編。治荆字熊封，號書樵，隸鑲黃旗。官安徽歙縣知縣、甘肅固原州知州、浙江寧波府同知、江西吉安府知府。荆文襄（輔）從子。另有《香海詞》一卷。

（九）《年大將軍兵法》，漢軍年羹堯撰。有光緒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藏。雖題年羹堯撰，實為「述而不作」，大體輯錄《武經總要》、《籌海圖編》、《紀效新書》而成，甚至連《自序》也是抄自《武經總要前集》卷十之《攻城法》。《武經總要前集》之《攻城法》後有圖，故言「圖形於左」；此書無圖，而《自序》「圖形於左」仍照樣抄錄，作偽手法頗為拙劣。疑其並非年氏輯鈔，而是後人偽託。年氏另有《治平勝算全書》十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及《經邦軌轍》（刻入《清隱山房叢書》）。羹堯字亮工，號雙峰，康熙庚辰進士，散館授檢討。四十八年，由侍講學士遷內閣學士。歷官川陝總督、寧遠大將軍，加太保，封一等公。雍正三年，調杭州將軍，降防禦，伏法。《清史稿》卷二九五有傳。

（一〇）《淶水亭雜識》，滿洲納蘭成德的讀書心得及異聞紀錄之彙編，有《昭代叢書》本。成德，又名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氏納蘭，隸正黃旗。康熙癸丑進士。丙辰廷對，與十名中，授侍衛。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十二日生，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月三十日卒，年三十有一。大學士明珠子，揆敘兄。《清史稿》卷四八四有傳。著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禮記陳氏集說補正》三十八卷、《通志堂集》十八卷、《納蘭詞》五卷、《飲水詞》、《詞韻正略》；輯有《通志堂經解》、《全唐詩選》、《今詞初集》。

（一一）《繪事發微》，滿洲唐岱的繪畫理論著作。有乾隆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岱字毓東，